

第四回 俊俏郎欣交玉洞 薔薇花變化金釵

話說小英承小姐之命，前來說道：「俺小姐因夫人有病，今晚要到花園裡燒香保佑。叫我把香桌兒擺下，你看這牡丹亭、芍藥欄、茶蘼架、木香棚、太湖石、金魚池，好不齊整。我小英原是個船幫中的女兒，被那短命的拐來，賣於衙內做個丫頭，也是命裡應該。你看這香桌兒已經擺下，不免請小姐去也。」

卻說那牝狐仙變成胡小姐嬌滴滴的模樣說：「早聞羅帕題詩，投與那生，料他猜著啞謎，巴不到晚。爭奈今夜真正小姐又來此處烘香，必須弄個通天手段，使他真假難辨。」說話中間，龍生已在牆外，不免將花園門開了，等他進來。只聽龍生說：「待我隔牆一望，可有些影響兒麼。內邊卻有閃閃燈光。呀，怎麼花園門兒早已開在此間，我那小姐好不知趣哩。待我一逕進去，看道怎麼。」恰好遇見假小姐，說：「呀！龍兄，你為何趁夜到此？」龍生道：「你詩中把『花園晚會』四字打頭，這般啞謎難道猜你不著？」假小姐道：「帕上之詩實出無心。」龍生道：「這般說話是真是假？」假小姐道：「塵人世間事有真的，就有假的了。」龍生道：「你說將來，你是假的。」假小姐道：「假的到強似真的。」龍生道：「混話。」假小姐道：「你既然到此，且閃在芭蕉樹下。待我燒香，保佑母親。過了我還進去；安頓了丫頭，再來與你講話。」龍生道：「你進去定用真個出來。」假小姐道：「真的去了，假的定來。」龍生道：「又是混話！」假小姐道：「你過去罷，有件要緊事吩咐你。停會小英隨我出來，你若一些的響動，不是耍處。」龍生道：「這個曉得，不須吩咐。」假小姐說是了，一時做出真和假，假假真真辨不清，竟自隱去。

忽聽內邊咳嗽一聲，龍生道：「小英持了燈，果然引著小姐來也。且閃在一邊，看他怎生保佑。」只見小姐行來說：「妾身因母親有病，無可為計，來此焚香祈禱，小英點起香來。」小英道：「小姐，香便有了，待取火來。」小姐道：「蠢才！這燈不是火麼？」小英笑道：「早知燈是火，飯熟已多時。」卻說那狐仙暗立旁邊，說：「小姐在此拈香，待我取了他的金鳳釵，別有個道理。」只見小姐拈香，跪到祝贊說：「天地神明，奴家弱妹，因母親有病，願減自己陽壽，增我母親遐齡一紀。阿也，我那娘也，乞神保佑，望到白頭。」遂叩下首去。狐仙趁著此時，將釵拔去，旁人那能看見。小姐起得身來，小英說：「你看殘燈黯淡，寒露淒清，夜已深了。請小姐進去罷。」小姐道：「正是。怕夫人醒來知道不便，你收拾了隨我進去則個。」龍生道：「呀！小姐為那丫頭在身邊，一逕去了，倘或不得出來怎麼了！」抬頭一看，遠遠望見小姐獨自轉來，真個是天仙降臨也。只聽那假小姐道：「夜懸明鏡青天上，人約黃昏綠樹邊。」兩下相遇說：「呀，龍兄夜半三更，怎麼還在這裡？」龍生道：「正經話兒不曾講得一句，怎麼說這樣懈氣話！」假小姐道：「今晚遲了，明日講罷。」龍生道：「小姐，你再想一想。」假小姐道：「沒有什麼想得。」龍生道：「早間的事兒。」假小姐道：「沒有什麼事兒。」龍先生道：「你詩題羅帕，我猜透了。到如今這般做作起來。說花園晚會話兒都是些胡謔亂謔，到這地位也由不得你了。只是攙著你走。」假小姐道：「攙我到那裡去？」龍生道：「到西邊空房裡去。」假小姐道：「去做些什麼？」龍生道：「我的娘子也，要把往日相思，今日勾了。」假小姐道：「阿也，我不去。」龍生道：「決不放手你衫袖。」假小姐道：「羞人答答，怎麼要乾這樣事？」龍生道：「做夫妻怕什麼羞？」假小姐道：「從便從了。只是六禮未成，千金擲地，他日使有白頭之歎，把我置身何地？」龍生對天發誓道：「老天，我龍驤若不得弱妹為妻，以死為期，決不另娶。」假小姐道：「聽他熱語，實難消受。罷罷，落你的軟兜了。」扶起龍生說：「龍郎，你肯疼著我麼？」龍生道：「我那小姐，敢不疼你。」假小姐道：「咦，你真個疼我？」龍生才摟抱著，親了個嘴。假小姐向他耳邊道：「我是朵嬌嫩嫩鮮花，你須慢慢操。」龍生道：「小姐何勞吩咐，灑家自有制度。」遂摟抱進房，就在太師椅上退去裙衣，雲雨起來。龍生是未近婦人的，況且牝狐精又是西施轉生，放出他的嬌媚，令人魂銷。龍生那裡經受得起？只覺慾火燒動，真陽泄漏，兩人情濃，在西房交媾不題。

卻說小英執燈行來說：「小姐剛才燒香，掉了鳳釵。不要說鳳釵，便是鳳毛也尋得出。為何滿院尋遍竟不見影，奇了奇了。我回覆小姐去也。」

卻說狐仙歡歡喜喜地說：「虧俺千方百計漏的一點真元。龍郎龍郎，我的事藉你成了，只是你的事還須仗我。時下完你姻眷，隨後了你功名。教那小姐將錯就錯，我也做個知恩報恩。他如今倦了，昏昏睡著，不免叫他醒來，打發他回到書房去罷。龍郎龍郎——」只見龍生被衣伸腰說：「好倦好倦。小姐你為何先起來了？」假小姐道：「奴見夜色將闌，送你到書房中去。」龍生將假小姐摟住，坐在膝上說：「天色尚早，再睡睡。」去又伸手解開假小姐的胸懷，將粉白的小乳兒摸來一番。假小姐說：「龍郎，我要你兩件東西，不知肯麼？」龍生道：「若是有盡拿去。」假小姐道：「不要你別的，只要你口兒放穩，情兒長存。」龍生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假小姐道：「龍郎，我且問你，如今你道我是真的是假的？」龍生道：「如今是真的不消說了。」假小姐道：「癡人，只怕還是假的。」龍生道：「只要如此，便是假的也罷了。」假小姐道：「我送你去罷。」龍生道：「可從那裡去？」假小姐道：「從房裡出去。」龍生道：「有人撞著怎麼了？」假小姐道：「他們睡著，一些不妨。待我扯著你走。」故意咳嗽一聲。龍生道：「你偏咳嗽，被人聽見，怕做出事來。我替你憂著，隔牆有耳，須防泄漏。」假小姐道：「到你書房了，你還好再睡一覺，將養片時。待我與你扣過門去。」龍生又在門縫叫道：「小姐，小姐，快轉來，忘了一樁天大的事，今晚那裡會你？」假小姐道：「啐！我夜夜在你書房宿。你睡罷，有人來了。」龍生驚問，他說：「我把小姐金釵放在書房門首，待胡連拾去，做個弄假成真。如今把夫人病兒放鬆，等他起來成就親事，豈不是好？俺且去也。」

卻說胡連早晨起來，欲尋龍生，走向書房門首，地下有一首飾，拾起一看說：「呀！這是我妹子釵兒，怎麼掉在此間？咳！妹子妹子，你有些古而怪之，蹺而蹺之了。我如今將紙包好，釵兒藏在袖中，先對母親說了。待妹子到來，當面開看，使他無言可對。」轉回後院，叫聲「奶奶快來」。夫人道：「我的病才覺好些，你為何大驚小怪？」胡連道：「有件希罕事，特來告訴，但不好說。」夫人道：「想你做出歹勾當來了。」胡連道：「不是我，到是令愛。說來恐人笑話。」夫人道：「哇！又要胡柴了。」胡連道：「妹子釵兒為何掉在龍生門首？」夫人道：「畜生！口嘴放好些，你親妹子也來凌並！」胡連道：「你坐家不正，又要護短。」夫人道：「胡說，你拾的釵在那裡？」胡連道：「拿賊要贓，獲奸要雙。須妹子來時方才拿去，看他怎說。」夫人道：「先喚小英來問，便知端的。小英那裡？」小英到來說：「夫人有何吩咐？」夫人道：「你尋著金釵麼？」小英道：「找遍花園並無蹤跡。」胡連道：「你怎麼不到龍相公書房門首去尋？」小英道：「大爺差了，花園裡掉的，如何尋到那廂？」胡連道：「這香是你母親在西房宿，早間

也是你引領的了。我有真贓在此。」小英道：「小英不會嫖，又不會做賊，有甚麼真贓？」胡連道：「阿也，分明說我！看你活脫是個紅娘款段，不打如何肯招？」遂上前把小英拳打腳踢一頓。小英被冤，未免叫喊連天。小姐在繡房門聞得走來，欲問何故，胡連望見說：「呀！妹子來得好，你的釵兒呢？」胡小姐被他驟然一問，竟不即應。胡連向夫人道：「如何？你真賠了夫人又折兵了。」正鬧嚷間，狐仙知道事發，說：「我再弄個神通戲他。」遂摘一朵薔薇，換出金釵，卻把釵兒掛在茶蘆架上而去。夫人哭道：「我那兒也！」小姐道：「母親為著何事？孩兒一些不曉。」夫人道：「胡連將紙包拆開，與你妹子看。」胡連道：「這是真贓，待我拆來一看，怕你做人不成。」將包打開，卻是一朵薔薇花，被小姐、小英啐了幾口，說：「你的話俱是臭屁！」胡連道：「好古怪，我不合做這沒興頭的勾當。母親、妹子罵我應該，連小英也來罵我。」夫人道：「是我叫他罵的。」胡連道：「罷了罷了。釵兒畢竟有個下落，我們同去尋尋。若找著了，盡你再罵一場如何？」小姐道：「使得。」胡連道：「待我先走。」夫人道：「不准，待我們同去。」進得花園，夫人向前一望說：「那茶蘆架上掛的不是金釵？」小英聞言，急向前取下。這胡連卻驚得伸出舌頭呆了半晌。小姐用手指道：「你真是睡夢不醒。」小英道：「若尋不著金釵，便是跳東洋也洗不清了。」大家恨恨而去。胡連道：「活籠殺，分明金釵變成薔薇，受他們一肚皮啞氣。咳！以後做事不可造次。」下回如何，再聽分解。

[返回 >> 蕉葉帕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